

182

10

24

第七十七回

此回接寫向小塘聶兩湖爲溫秀才作餘波不知已爲賈四
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片也隨波轉眼成灰會心者
小塘徘徊獨步蓮已成空當尋貝葉之風以悟眼前空地而
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牽不斷又爲殘葉惹
相思也惟小塘通兩湖故葉也浮來可作水中之戰

夫安郎中名沈也宋喬年言斷送長年也汪伯彥
汪之北居也他如蔡繼罵其爲男子中之媼俗言婆也
是也讀後者罵其爲保兒也

賈四嫂作落水之戰却用汪伯彥雷起元安悅高拜要請
靈一似問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寫西門之財勢爲眾人

涎足矣。不知總爲帶水之葉。作指點也。蓋云汪上。培當雷聲起元之正月。而安枕以戰。帶水之貝葉。不知潛地之雷霆已動。又換一番韶光。區區水面殘葉。能有几日浮蕩而殷。顧盼于小塘兩湖之上。以作傷心語哉。

寫殘葉必寫先踏雪訪。愛月何也。蓋必雪月交輝。而蓮葉始全落。空梅花乃獨放也。又爲下文春梅之過文。亦無不可也。月娘名月。而愛月亦名月。何也。蓋言月缺復圓。花落復開。人死難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樂已明言之矣。月後加一愛字。便是老人所見之月。令人眼淚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陰寂。時也。

此回寫雲裡守。是言雲遮月之意。故後文結果月娘以往雲家去。遇普淨師也。

忽八來友兒。夫三友乃花間之雀。鶯燕等鳥也。鳥來而花殘。况黃鸝乃四月之鳥。春已歸矣。故來友兒自王皇親家出來。夫王皇者黃也。離王皇親而來。此黃鸝也。改名來爵。者雀也。古雀字卽爵。總是作者收拾花事之筆。而看者混帳看過。遂使作者暗笑也。

楊姑娘死者。楊去而李開玉樓之去。几已伏矣。

賁四女名長姐。嫁夏家。言葉長于夏。爲蓮葉也。蓮葉已無。只落枯葦矣。故後文接寫陳敬濟。

必言賁四嫂水戰。蓋言蓮葉在水。夫止餘蓮葉。則蓮花已空。而金蓮之死近矣。是皆金蓮的文字。

又虛描一楚雲言同歸于夢而夢是空也。况月與花有情。今雲來月閉。且雲來雪落。雲至花凋。不使其來蓋既已夢矣。應須空寫。故用鹿分鄭相蝶化莊周二句。自點雙睛。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夢直說出一百回月娘之夢。總之五十回以後總是收結的文字。

此書寫數夢以總結八月娘之一夢。如瓶兒死。有伯爵一夢。西門一夢。後書房一夢。何家一夢。瓶兒未死。先有子虛一夢。瓶兒臨死。又有迎春一夢。西門將死。又有月娘一夢。金蓮死。又有敬濟一夢。春梅一夢。及敬濟作花子。又自爲一夢。周宣一夢。然後結八月娘雲裡守之夢。不知先已有武松一夢。在第九回內。然總不如楚雲之夢。寫得滑脫之極。使一書中衆人皆入夢中。又令人不知是寫一夢。却又借莊周鄭相二句。明七點出是夢。文字奇妙至此。亦難讚其如何奇妙。之所以然矣。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詞曰

梅共雪歲暮闌新。嫩林氏月。底素華同弄色。見月。風前輕片。半含香。梅不比。柳花狂。寒氣。○雙雀影。堪比雪。衣娘。春鴻。出光中。曾結伴。鴻。百花頭上。解尋芳。來。爭似兩鴛鴦。蕭瑟。景象。

右調望江南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

了將熱頓住接寫路雪
訪月極言其冷也

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

一日尙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裡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在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相求尙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做同窓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難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尙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凡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兒通是不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寔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丁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尙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看于是引伯爵到廝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夏大亦熱今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說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尙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

見平安兒慌忙張口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

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此處又言汪不嫌也言其頻來不嫌耳

雷啓元安忱拜雷啓元言此後即重和元年接言安忱言死期在即借安忱也連忙穿衣繫帶伯

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

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所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

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

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

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

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

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趙靈合之爲雷靈蓋作者言所恨之人奸邪誤國一朝天開日朗大發雷霆使仇元一震之下群奸遁迹而西門之浴當如沐并矣所以溫相送出門雷東

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縣計學生

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

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爲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

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戥子每日小廝

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七文不數只教春

梅數錢提戥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

慶打以此眾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夫李嬌兒管錢

乃玉樓生日前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作者喻言有生以

來前七後七無非一片邪淫人橫汚使錢于不堪也故特七于此

處對照然有深意又却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

是千里遙對章法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

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

今日同長官那邊着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

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廨上西門慶

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

草春光去矣所爲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

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

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

付家人收拾打掃閑閑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也話趕年

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繼

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

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至矣一路又是劉內相差人

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張官香一盒沈速料香一罈

自造內酒一口鮮猪所謂遮蓋筆墨也西門慶進門劉公也家人

就磕頭說道家公也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貴人西門慶道前

日空過老公也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也

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鐘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

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

扯在廨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

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

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

豈敢僭坐只站在傍邊西門慶也站著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

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
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
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
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所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
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到去後叫
王經送往雲裡守家去度下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
到雲裡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鞋回門下
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
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
我今日倒閒往那裡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蚤
使小厮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帶着也也清

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拷七兒發賣絢緞線
絲綿擠一舖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
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
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
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誤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
侵人為月兒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
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祆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
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不一時取了貂鼠皮祆并一盒酒菜
來西門慶二舅在房中飲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
慢七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拘

攔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擣綿裁成片兒大如拷拷見林間竹筍茆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縵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

可知袁安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艸非忘世者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攔內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一看見出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

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

月兒之密

以見西門于林氏得意殺也

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

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窓半啓毡幙低張地氈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通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繡翠梅花紐兒金銀釵儀海獺臥兒打扮的露露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口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爪兒出補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嘮在酒席上尿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蔣

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裡坐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了頭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也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比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我不會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比要做個圍腰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縣言打道東來送了幾個

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腰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个兒省逼西門慶道你姊妹

兩個一家一个

假至誠口吻不謂西門亦然

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來道了

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

曾几何時而歌舞非復舊時人矣

鄭月兒

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几時

來的我沒瞞他敎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这里唱了一

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裡不好請你的刻極是月兒得意語○

秋月可想月娘常爲含悲矣

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声兒

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所以與月兒好也

前日李銘我也

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娘買

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要他昨日我竟
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
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
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斤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
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月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
與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爭排雁柱欵膝
絞綃姊妹兩個彈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
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去各添親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
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
忙攛說道是月兒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

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

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二字就塗抹了意本

借三官以疏桂姐几乎自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

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說他去世的

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尊西門處月兒如何鄭愛香

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

等猪狗

若之人傷

害理名常

不事而作

不與其報

以教以此

此在定也

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
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
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
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明慶道我到
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先字奇絕後則三官娘子也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
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
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个灯人兒也沒他那一股風流妖艷今年
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
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了鬟又拿上
許多細果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
密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
揉弄那話猶猶跳騰紫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个

垂粉頭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咽有聲品弄了一回靈
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
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
床粉頭澡牯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
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髻丫頭復釀美酒重整
佳肴又飲勾几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
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

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明使林兒知其竊也西門慶道我知道

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

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

八日打听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

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慕地走來西門慶見

雪晴風色甚冷一路總是引入冷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茶兒

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

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不必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

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

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个是雷兵備一个是汪叅議都是浙江

人要在我這里罷酒明日請杭州趙憲知府雷憲共至其家此仁

也同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

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

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問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

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罷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

你叫那个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个小後

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

有了媳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豈非亦如惠祥怒罵乎

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及應寶要投个人家

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荐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

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

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
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撥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
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
光兩口兒應宝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厨灶針線大小
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旣是你應
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个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
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
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
住明爲後文一映却是爲應蓮一結兩相對照寫伯爵坐了回家
去了應宝全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
花之友者雀也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子夏

家每日買東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書童兒西門慶家中這

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定出菜
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
怪道國之東施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个不替他勸說安兒與平

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茶議雷兵
備擺酒請趙府俱不必細說先虛寫一筆下文即入那日蚤辰來爵兩口

兒就搬進來他媳婦見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

緗紬青布皮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擦脂抹粉

纏的兩隻腳趂上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个名字叫

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過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

楊去而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楠桌三牲湯飯又封

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
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
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舖子書房內看着毛扶匠與月娘做貂鼠
圍脖先攢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旦兒去封了十兩
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
門慶話說月娘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爹來與了小的三錢
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貴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
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賣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是時
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七甚麼兒西門慶道他人
每替他動七兒也罷又悄七向玳安道你慢七和他說如此這般
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也怎的說他替肯了你
个汗巾兒來與我此則明用蝶使也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

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
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
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
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
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
見玳安慢七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
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姻緣
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
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通文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
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

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樓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紫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卽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話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擗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訖。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說些閒話，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娘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几年了，伯爵道：「好七老人家有丁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到首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皆面落。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没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見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

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楊扇席
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个小炕兒籠着旺火的總是桌上點着
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袄青
綃絲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
茶與西門慶吃因悄上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到西門慶道不妨
事黑影子裏就那里曉的于是不辭分說把婦人摟到懷中就親
嘴拉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
着托子剛插入牝戶總攬了几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
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搜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
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攪進去方纔澁住淫津肆行抽進婦人雙手
扳着西門慶肩膀是炕沿兩相迎湊在下柔聲顫語語不絕這

肆行擗礪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鬢朋松舌尖冰冷口
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是初會良久拽
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
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
節間買花翠戴一路寫冷寫婦人拜謝了悄上打發出來那邊玳
安在舖子裡專心只听這邊門環兒响是初會便開大門放西門慶
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到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
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睨見傳的後邊金蓮
知道了一部金瓶總是此等作章這金蓮亦不說破了一日臘月
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

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赴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所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裡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兄平安見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几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声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裡把爹來不見了白描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衆人唬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書四屋裏入港

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

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几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所上

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

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崔本先來一夥後文道國揚財所以名崔本蓋苗員外家

本錢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

老爹便了十兩銀子抬了揚州衙即用一个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

喚楚雲又虛描一人蓋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

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

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

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轉縣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

愁解悶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帶了來也罷等不又

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套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
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
未可知明也說出楚公之有詩爲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詩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木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
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吃在薛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
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今日不知有
甚事喜歡一語寫資回嫂若不是鄉着兒有儿下打琴童笑道只
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銜釧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
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
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爺大人察院衙門一打
听爲妙西門慶卽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在巡按衙門打片
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與西門慶觀看上
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刻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
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所以保障地方
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具害國何賴焉臣
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
大臣詳加監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寔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
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酒色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
趙訥一部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一部乾操

砥礪之行嚴督卒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

蓋不能殺之割之安得反手拿其頭打几

千粟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

映水許且伏結文經濟可觀才地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

兵亂與武二收煞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

得左叅議馮廷鵠僂僂之形桑榆之景

是結語

形若木偶尙肆貪

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

誅求置言遍于閭里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

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

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

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廉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鑑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

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

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

守故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

効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擎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

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荆大人

都有獎勵轉副叅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厮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了鬚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月娘無非在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裡兌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判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宋御史送一百本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保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其略略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况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于酒色財氣之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篇內窓梅表月簷雪淡風益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人也豈泛泛寫景

又找葉五兒一段點明花殘葉落之故也

再戰林太也却去寫葉五兒言敗葉辭林春光去矣而林太太之再戰其報金蓮出身之處已可爲盡情故用自此一段

後歇手寫西門死也

如意兒莖露獨嗜蓋於金蓮文中又我足瓶兒也如意兒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胆者也蓋如意兒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猶言瓶胆一張又胆瓶香水浸梅花故莖露獨嗜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結此瓶一段公案

至東京來兩寫宿雪娥房中總是雪後梅花發而蓮花老總是金蓮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劉杜者肚也劉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誌于此蓋白嚼入肚携帶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雲月結親是暗指景象是空涉景象與上文雪明空林是冷

清景象是凋冷景象

寫玳安與賁四嫂通是言玳安兒爲月娘葉落歸根伏西門小員外之線又懞藏葉下已無花也

此處寫金蓮之不孝又找磨鏡一回總是作者爲世之爲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說人老待子而生活斷不可我儘快樂置吾年老之親于不問也恐人不依是用借潘姥七數段告如意兒等言爲人之有親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誰能不眼淚盈把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不知何故雙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已不樂不能釋然至于寫金蓮之一味要說人便不顧其母于春梅

口中映出之以及後文令其母回去總是寫其與月娘不復合以至出門到武二家也

夢簪折而瓶兒死夢衣破而西門死遙見相映

玉簫送簪物與來爵女人特結蕙蓮之案却是結玉簫之事蓋簫至黃鸝聲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斷續之調也

忽又寫一藍氏也是太監姪兒之妻也有錢儼然又一瓶兒蓋花籃亦可載花一瓶亦可載花而無如籃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籃打水到底成空總是一番空景

金蓮惡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不孝普靜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化衆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也提筆寫一重和元年五月初一爲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極力描寫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與藍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黃氏寫在藍氏前今反是藍氏來而黃氏不一出見此是作者異樣倒滑處蓋黃氏與藍氏一齊都來不能一齊寫便一齊寫皆云二十分齊整匪特文字隨手即看者亦如神桌前成對花瓶味如嚼蠟矣看他止用二十分精采寫藍氏便使一沓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住真是寫一是二又有一手雙寫之妙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鴦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詞曰

鳳髻金泥帶龍文玉掌梳去來窓下笑來扶愛道盡眉深
淺入時無幾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含笑問狂夫
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
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歡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
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
几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
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猪兩壇浙江酒
一疋大紅絨金象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餠金餅

謝宋御史就差春鵬驛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
到後房內賞茶門等寫了回帖又賞春鵬三錢銀子來

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樓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荆
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

又是一百本總言來
日雖多無益于事也四萬紙

一口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
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
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
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

東京家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

廟吳道官十二个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百日

瓶兒死至此俱細寫來一日不奈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

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布大

常峙節傳夥計廿數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

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

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

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七到年除之日臘梅表月簷雪滾風

看者試問其八字豈寫竹爆千門萬戶家上帖春勝處上掛桃符

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合

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厮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

重和蓋深乎天地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

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

插花插翠錦裙綉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極力一描爲

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

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大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

首踢毬子放炮爐磕瓜子兒通衆夥計王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

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固爲孝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

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所上拜了西門慶

四雙八拜假子拜節又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

娘見了出來前所留坐纏攀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

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賄王三官兒

其女婿

他便往捲棚內暗

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

馬而夫落後又是別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

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

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

時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房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

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

常時節坐个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

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灯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

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

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没人這西門慶就

擡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閒話走到樓

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握着只教

西門慶擡他心子那浪水熱七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

龜頭蘸了藥攢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

毫髮比白紗婦人瞪目瞪目者謂口中只叫親爺只叫言叫不那

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然則綠

也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也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

來奶子出身又是如與賣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字占爲妻子

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宜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

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

替你吮淨了罷又進金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

半戰替憲
吮淨了罷

的上司一味
不准屬員
所以如今上司
今之時難於
也

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纏緊上褲子又勝因問西門慶他
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
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
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
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
去了看官所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
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傅夥計又沒在舖子里
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
分平安在舖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
蝶使有歸宿矣詩云雨後全無
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也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幾花何事盡如泥

必
段文字
必此作做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入了彀只怕
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
說上几句羞人答己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
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
兒你依我節買些甚麼見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
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果餛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
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
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是蝶使作用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
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搬進月
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

磕非理之
勝金蓮之
地多矣

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个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同
出一盒饅頭一盒果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金蓮處那日西門慶拜
人回家早又王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廝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
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声文嫂兒去掩爹
今日要來拜七太七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兒
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
與六黃公七磕頭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盡矣故西門死也又六
也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
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明慶就人後邊去了
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
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鑑多蒙姐夫抬舉看顧

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
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上兩禮兒罷哥七嫂七不識好
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着罷月娘道一時有不
到處望哥就帶便了吳大舅道姐七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
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入了寬
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情事
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
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情景擺上
菜兒來小玉七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

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七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果菜來飲酒之間此處將大舅極力一親密下文方可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裡未曾去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整頓屯頭務要把這舊官新增聽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總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下這屯田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爲詩云千計萬計不如一屯是上國大恩後代

拋荒羣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須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荒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怨声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是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着實言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難處酒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覓不在教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我轉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同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

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所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

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

一路勿上總為結煞人寫

歸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

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

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

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

寫心事如畫

月娘往何千戶

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

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

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

邊坐轉過大所到于後邊掀起明簾只見裏邊穩穩地簾帳垂

紅作者有何憤恨而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

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了後樓樓上

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

六黃太尉碰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

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服衣十分綽綽

生平得意之衣

房裡安放桌席須臾了羹食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

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倩妝擲設笑語烘春話

良久意洽情濃不多時日暮心蕩看七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

玳安琴童自有又嫂兒管待

細

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

細自有了鬢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

此處仍叙

角門何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人裡間房內

房裡間掀開

等深細細先微閑上忍戶

後開

輕剔銀缸

再剔

忙掩朱戶

方掩門四句情事妙絕看

他人裏間房內已情不能禁卽脫開綳帳因通問情事不堪未會
洗牝故又下床則見念猶未開順手開窗去剔發灯乃又想起未
會開門下是門門洗牝勿上床而男子則解衣就枕婦人卽
手則先已解衣上床也一時情景如面男子則解衣就枕婦人卽
洗牝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
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焚香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
于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壓柄人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掀騰
鼓搗連声响噫是有心婦人在下沒口叫達如流水從在下二字
字出在下沒口四字又在一陣連声甲出而連
声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舉腰展力中也正是招海旌幢秋
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魂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能爭
貫戰攝魂旗下擁一个粉骷髏花狐裡百媚千嬌這陣上撲擊

十四解任徘徊那一个忽刺七一十八滾難揮北園良久汗浸
浸釵橫髮亂戰多時喘吁七枕側衾歪頃刻間腫眉腰眼雲霞
下肉綻皮開一路用戰爭語極力一醜招宣正是几番鏖戰貧
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
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灯耍子意在三官娘子這婦人
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心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
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

盡日思君倚回樓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恨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上家差人送請帖兒
裝手是雪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个帖
林空可想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听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
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
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
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
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灯
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几遍
好不喜浴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又房裡到使着四个丫頭兩
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監太監姪女
去寺上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又是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
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撻虎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
个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
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
服藥吃不是只顧玩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
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灯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
請上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司南園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
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爺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也只在
十二三掛起灯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去年
還有貢四在家扎几架烟火燒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

叫誰人看着北那金蓮在旁插口道實四去了他娘子兒北也是
一船尖極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這西門慶就聽了金蓮道這個
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探顧就罷
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
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
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
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
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
恁散心去走上兒幾好又點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
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
邊去了西門慶到千雪娥房中交他道這退身上了半夜一宿
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
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几件衣服兒都倒場了大正月不穿件好
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上上蓋衣服借兩套兒頭
面簪環借約几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替你
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實在外邊等着包并盒兒經哥上緊你拿
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宝說
道姐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宝
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
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
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顫

待動且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生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擎着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閩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里轉送上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見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室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自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會媳婦兒惠元必用惠元言元省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發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龍潭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西中人

嬌娜宮腰迤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眾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理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

已懷疾
不遠色
死而不悔
以等今
願人

何樂後
死而已
其名戒

可傷天害
言偏有
可人不但愛
旁佛以云
大山寺手招
罪哉

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此時求用人乳吃于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炉坐的叫迎春拏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了鬢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襠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七哩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

他閉上房門把裙褲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頭舌柔語呼成一塊雨樣淳法合沒口子叫達七爹七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色已全空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頭舌柔語呼成一塊雨樣淳法合沒口子叫達七爹七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色已全空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頭舌柔語呼成一塊雨樣淳法合沒口子叫達七爹七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

慶于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休交匝兩相迎湊。筆力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遡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覺形骸骨節鎔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被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婉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要子應二嫂做保證。」可月娘顛狂，西門慶听了，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之罪，如見

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房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燈，因笑嚦七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裡，原來是你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行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那嚦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着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倒兒撞見的。」琴童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崔木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放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七的，又說小的又是那琴

童之 玳安道娘也會打听這個話兒娘怎得知有心婦人道宮外

有株松宮內有口鐘上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

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几架烟火

放今年他不在家說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

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

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靶有此事真个的這一道兒只怕

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

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照王怪不的

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秘閑着妙

之所以如此者想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他多飲牽頭

亦不肯閑着也引上道兒你每好局裏的是兒兒說的是也不是教兒說知

道道財淫婦買禮才與我也罷了又這老兩口作大如男兒久有

一大盆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

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

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

去娘也少听韓同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

好不能勾要及登時就房倒屋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

听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

會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

處虛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靶子像个半頭磚兒也是

的把那水濟七眼擠着七八竿杓兒首好个怪淫婦他和那韓道

國老婆那長大摔爪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點水

日見畜類

西門三

還畜所以

在一處等

遭劫此乃

理也

潘你本是

女兒賣

的了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奶也來了要轎子錢哩

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奶也打夾道里

進去的一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

來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

子錢只說沒有金蓮當家故也月娘道你與仍也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

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上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

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

見不是事向袖中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

反不一時大奶子二奶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奶也歸

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傷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没轎子

見來哭盡天下父母心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个錢兒與你

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

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

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我又不

上人家那等秘声額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

道也怎的冤子驢糞球兒面前光却不知那里受恓惶几句說的

潘姥也鳴也咽也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也

來了一面安撫老入家在里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地吃

潘姥也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覺其藥武天之只見後邊請

總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

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忠如此花事謝矣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統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耀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卽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果上來獸炭

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卽令拏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拏上兩盤盞盒點心暖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卽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灯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

上壽後所小優彈唱過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七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七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可殺却說潘奶七到那邊屋裡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七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七好處生天去了一語傷盡老人心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

有福的一語結果其女也

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奶七怎的不來門

小姑大姑子與大姑子都在這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大

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奶七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備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七道可傷他大如我傷盡老人心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嘆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七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看見你放小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七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七熱心腸兒反觀其女我但來這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不堪一到就是執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再不會空了我哭盡父母之心不瞞你

姐上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話。正經我
那冤家半分析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金蓮如此我老身不打誑語阿
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其
又如此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
此說金蓮又如此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擎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几
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如此金蓮又如此倒教後邊西房裡姐上拿
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反觀得歸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
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
了。不來了。後文明說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
不似俺這短壽命。罵絕矣。一姐上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
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樣收場結果哩。後文想着你從七歲

你到明日官情一步好一步。又是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
凡遍為他心離。我也勸他上就紅得我失了色。傷心語。今日
早是姐上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拉我
春梅道。姥上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手強不伏
弱的。姓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不放。他本等手
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
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
正義問他爹。不焦瞞上藏上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
人。為此他本沒錢。姥上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个公
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上

可憐者春梅
常家常飯
以是愛強
共是令人
不可罵你
自有惡天
及于你們

人在後

就賣了

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入骨到明日你
老人家黃金八櫃五娘他也没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
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
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剪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盞盆
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槍紅耍子兒罷如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
的盞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也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
鐘子你一盞我一鐘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
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罇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
潘姥七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抑打起睡來方纔散了春梅
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

上女學去替你什麼纏手縛腳兒的哭盡父你天生就是這等晚
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天下為父母者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
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段乎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
上學來嘖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七道他七歲兒上女學
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
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也去那
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上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七一把手
面就說道姥七悄也的春梅來了潘姥七道老身知道他與我
那冤家一條腿兒其母亦如此則只見春梅進來見眾人陪着潘
姥七吃酒說道我來瞧也姥七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

子樓起是春梅

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兒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儿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儿姥儿有几樣菜兒一盞兒酒取過來和姥儿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接了來我已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盆兒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開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于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儿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儿衆人吃說道姥儿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儿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來也沒個可吃的麼正明在書房寫一不防春梅走到跟前

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麼打的秋菊睜眼的說道我這里打盹誰听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方內婦人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閉門他不動于是替他撫過了秋菊揉着眼闔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鵲鵲有意留殘月

社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奶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觀戲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

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上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听着多心寫盡走到屋里一面勸接潘姥上就要起身月娘道姥上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上大正月裡他家哩丟着孩子没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里做甚麼待要說是客

人教好衣服穿時更覺嬌媚火的馬子又不像劉設的叫我惹个請林太太一个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个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絨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天下意料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儼造兩架烟火此時猶我烟火蓋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二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

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作者至此蓋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筆力俱從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又點二官所謂候我也看上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良殿改爲壽岳一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齋籙宮會真堂黃神殿又是

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听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賒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天下事何人可瞞爲甚對我而他人即可瞞也私處最易明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没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是五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

他就行到府里我也還叫宋松原擎回去意得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西門死期如此迫促老爹差那位官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里歇候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得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湯羅自是主人曾兒又是時輩二人同類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鴻後獨寂義也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絕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

此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銀子黃金雞買四五日內光

王書

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日一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灯飲酒。又是賞燈一部繁華總屬虛景王皇親家小廝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又是春梅守缺者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

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
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
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與藍氏又有隱見之分妙絕否則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
藍氏來黃氏亦來如何一方猶寫又如何友寫此樣所以黃氏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个家人媳婦
不來既使人情疑不定又是文字千乖心巧也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
二門裡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
西門慶悄也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
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
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噠麝蘭撲宛是瓶兒後身但見

義容嬌媚休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窈窕
杏雨道嬌眉直侵入髮清流七一雙鳳眼來不覺

聲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
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
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鹿句二十分丰
痴差輕緩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款盛湘裙似水月觀音之
態度正是比花七解語比玉七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休交精魄先
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敘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
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
山降下極寫一時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
心蕩目瑤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所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

下林太七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記名最唱了兩

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

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

鄭春三个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廝格子外往裡觀覷極

一寫為瓶鬼虛對看官所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

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

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

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餉七的打起睡來寫盡

人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

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

見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

起身了一話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

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前边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

遍地金貂鼠皮襖襖兒一皮襖洵若千氣藍氏又一林太太是白

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灯笼簇擁上轎而去這

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諛涎空嚙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

悄上從來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來爵兒

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

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嬌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

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二百忙又為蕙蓮遙照然則藍

之宋氏惠元為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瓶兒之前身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雙瓶點出也

兒雙開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嚷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邁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掇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盡情滿意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篋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寫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燈夫看燈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必仍寫至此時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

此回總結財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門泄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痴人而許多帳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吳神仙起先在周守備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撐篷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廟中雖有神仙其祭地府何益深示人以及

時行善悔則無及矣

孝哥必云西門轉世蓋作者苦心欲渡盡世人言雖惡如西門至死不悟我亦欲化其來世又明言如西門慶等惡人豈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來世也寫西門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個不少然止覺淒涼不似瓶兒熱鬧真是神化之筆此回內只寫李三來爵負恩賴批之事真是冷煖二字中一絲也差不得

鴻守信義故賢于雀然而春鴻亦不能久留矣觀此方知命名之妙觀反往張二官家去方知苗員外送童之意為報喪帖勾魂帖也

女婿斬髮泣杖其非禮為何如乃反襯瓶兒死其奢僭處更難堪也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詞曰

人生南北如岐路

大是

世事悠悠

大是

造化弄人無

定據

是

香來覆去

古往今來也

倒橫直豎

地也

眼見都如許

嘆盡一篇

招魂賦 ○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

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右調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
 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
 母孟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
 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
 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
 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為子虛一
 引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
 大舅頭裏使來足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
 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
 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
 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明早告辭罷于是起身那西門慶又

不知死的

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
 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眾
 位虛寫為下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
 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五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
 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便出金定并呂賽兒好友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
 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
 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明晚纔去了酒席上再
 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賚
 梗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
 我固云瓶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
 兒後身也

有皮秋之
有以此夢
人多有此

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

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們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

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

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去了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

的皮換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寫月娘利瓶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

月娘其可恨哉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

喫喝貪心和他罵嚷上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映簪折西門

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

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

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王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妳運到書房與

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升王簫替他打腿王簫見王簫

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送到來哥媳婦子屋裡去那王簫明見

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必用王簫可想此處蓋為王簫

一總也夫王簫吹噓惠連吹散金蓮花連忙錯頭覓縫袖的去了

事已盡因應與三友同作斷腸聲也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拏

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

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七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進

與西門慶照就請西門慶與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

婆剪下的一棚黑髮上光油之的膏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

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又一件

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

少有的

有一千書

飛女備馬王經眼隨奔上夜發逕到師子街登市裡來一部炎涼
屬虛花以比其炎熱不久也但見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煖紅遊

羅綺爭馳開錦迴

何處遊人不看來

第一奇書

之活勝於猪
胡要臉

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綢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人兒了。」一語人賁四總總是醋味名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個里，倒因家人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几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入某入從頭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說要緊，就不請你。」西門慶道：「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每眾夥計娘子走走去，莫已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爲下文上紙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由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受辱作引。」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刺兒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蕪達的性兒，著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

光有一國之多
此剪髮之事

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丁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傷心語益明點瓶兒夢中語為下文黑影作映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餚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于做的官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腰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

色世乃毒

聯橫筋皆見色若紫肝

救句與始服藥時一照

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

初死之色也

同西門慶接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連一

可惡惡之物

口飲酒嘔舌頭頭笑

與初會時一對

吃至掌燈馮媽七又做了些韭菜猪

且知之

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了纔收下去兩個

就在裡間炕上換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

燈行房把灯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面將紙門闌上澡牝乾淨

脫了褲兒鑽在紙高紐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接相抱睡了一回原

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盛氏慾情如火

寫盡貧病

那話十

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擗礮了約二

二百度擗礮的屁股連声响噥婦人用手在下揉着秘心子自用

妙情口中叫達七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

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把婦人兩隻腳

拴在兩邊獲炕柱兒上與葡萄架也賣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

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

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翫其出入

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舌顫語都

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擣進去婦人陰

中麻癢不能當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对總是兩急令深入兩相

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搦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

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蠅之吐涎又與葡萄架燈影裏見

也兩隻白生也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对總是兩急令深入兩相

一衝一撞已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对總是兩急令深入兩相

怎麼不想達七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更好却是後文休要日

遠日疎頑要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

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

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挂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苦一心在

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个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

婦人道好達七等他來家好及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

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揀與

達七罷無有個不依你的故作滿語以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

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樓在彼

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

多可以不来
非西門有救之
以大字當一振
以大字當一振

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了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
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漱口向袖
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耳縣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
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灯笼玳安
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
烟寂七間巷內大吠盈七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
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
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逼人子醉
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
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灯
籠後邊趕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屋往內金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鍾道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所見來
了連忙一碌碌扒起來所為鍾道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醺

酩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樓在懷裏
口中喃喃七吶七說道小淫婦見你達七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也
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去倒頭在炕上鼾睡如
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七用手
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
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
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得妙因問西

大所服之
乃卿手授
也今卿所
之藥即自
可謂天子
而不漏也

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叫達七擺佈你七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就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盞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拿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吃藥時一般也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棍上所以做爲此處喪命用也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按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翁七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搖搖舉投一連一連妙寔可看那話沒移時腰膝一二百回初時漸漸次後淫水浸出移

沾滑落西門慶繇着他撥弄只是不理又寫西門婦人情不能當以舌放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攬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左右偎擦八字寫盡所爲翻夾後去橫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中直豎也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張的猶如炭火一般害龜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止然則婦人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婦人又那管中之精猶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

慌用指彈

王媽、乾娘

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也盡出其冷氣而已武
大何如看其翡翠軒葡萄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攬着西門
慶問道我的哥七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
頭目森七然莫知所以金蓮道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
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所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二句
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机淺道盡又二句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
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

雖然不見人頭落

腰間仗劍斬恩夫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
整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會跌着蓋傷了頭說在

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看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

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

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

被月娘所見叫了秋菊問其病端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

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所便了听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

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

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

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

交和你善哩不是與春梅或者無此一交殺人月娘道敢是你

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

來心虛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

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

半碗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

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且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

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

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岡何大人衆官客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

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

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前鏡台春色湧泉之精只消受得此一日妳痴人須

想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痴人春梅扶着

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七蕩七做不的主兒只

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

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

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

甚麼事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个沒有此所爲

見血李知縣因云見傷姐七你沒的說他那昨晚來了醉的行禮

病物雖五件金無者也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如是虛心教我等茶當酒與他吃

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了酒好七打發他睡了自從姐七那等說了

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七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

事來俺每不知到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比對武

如月娘和王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

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寔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

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

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此何九郎哥何如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

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

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盡力數罵了一

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

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声就來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盡寫殺人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

說道姐七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

人有面樹七有皮姐七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

頭裏又活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語又道姐七

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

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个拜年節到那咱晚玳安又恐

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

方纔信了說道嗔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而不熟他不

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髻搽的那臉倒像

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王樓道姐七沒見一个兒子

也長恁大七的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箇漢子也休要

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良心金蓮一味推人遂忘忌諱月娘道我

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擲着來了金蓮道这个姐七纔顯出个

皂白來了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跳方是活金蓮方可殺人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

姐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个王八羔子

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

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点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不快金蓮處七有成心處

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制耳朵帶脖子都紅了。用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日在他家做甚麼口強辯破奸情一引後文還

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

家往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

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

話你罵他是撒謊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

色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边與西門慶吃正

走到兒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

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錦叫了四个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

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

道淫賊奴才還罷甚麼西門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里還來稟爹

看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錦來回唱

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

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

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七管中猶如

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比奢發露何如外邊排軍伴

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

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見不

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上你吃他兩

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

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

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噴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如今心的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會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看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淡上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日子把我號了一號西門一息向

滿口奉承也我今日總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楊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一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任醫之口尚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計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上火可清下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此一泄如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多恁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

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來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問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爲玉簫一結蓋至此玉簫聲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上李蓋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此時衆人俱不以此爲意也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

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上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于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上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好痰火好你何不說他來看上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筆使瓶兒與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能濟只怕西門死處一絕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

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

脉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不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濕

血之疾所以云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吃下

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瀉不出來乃武大討利錢者月娘慌了打發桂姐

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

團膀胱邪火赶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

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

晝夜不倒比荒增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

燭撥弄死而復甦者數次明討春泉之惠多上矣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

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

去罷這是一篇二篇三篇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下是下人侍人

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边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

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

到于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

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边火倒退下了只是下边腫毒

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

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楠齋年牛百極看的好

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七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

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

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

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

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井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正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鴛鴦雛兒鴛鴦是與陽妙藥妙絕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礼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礼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鴛鴦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劝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焦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也只害心口內悶着吃不下

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粧搯些兒不然越發淘洩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鴛鴦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梗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上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边一口口喂他强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鴛鴦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劝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王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兩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寫月兒與衆人不同是新得寵此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

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或者有毒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眾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刘婆子在前边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灯跳神映月一面又使小厮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起以玉皇廟歸宿于土地廟為熟字結煞出着個封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体懶懶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一部結語

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灯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虛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于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元二句妙絕壽元難保財旺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愿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上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一筆將一部金蓮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是臨景好雖回首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同聲一哭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必待月娘不在亦明心中捨他不的滿眼落淚

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

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

我後心裏

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

他二人哭的眼紅上的便道我的哥兒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

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是不能容金蓮情也西門慶听了不覺哽

咽哭不出聲來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會說道我覺自家好生

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

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十七古痴人指着金蓮

說六娘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可知撒謊一事作者曲上寫

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声大哭悲慟不止言其限

可知益愈痛而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

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見靠婿反刺後文寫姐夫就是我的親兒

子難我

未散手

一般好婿回音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囑敬濟

好友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囑敬濟

又分付我死後段于舖足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

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傳夥計把貨賣一宗收一宗休要開了結段

五萬賁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百兩結絨線舖六吳二舅絨舖

是五千兩結細絨舖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

也不消做了叶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

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連利六百討來發送我你

只和傳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印子舖占用銀二萬兩結

子舖二生藥舖五千兩結生藥舖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

萬兩結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道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

來你娘兒每盤纏老好與敬濟不經事者不同前邊劉學官還

少我二百兩二百華主簿少我五十兩五十門外徐四舖內還欠

我本利三百四十兩三百四十兩以土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

如此之孽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

吓可畏哉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領攬不過來吳二舅

可說畢嘆上咽上的哭了奸雄末路同陳敬濟道多虧付兒子都

知道了不一時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

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眾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

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猶是場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嘆

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

三十三歲而去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化孝哥幸而碩果猶存亦

見天命民豈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謹謂作稗官者

不知易也哉。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又是陽教令三十三又見陽明典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時，牌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于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此教醉飽行房，一往而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井井，與開講一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絕，又自與舞裙歌扇一絕前後板排，又是一般章法。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一句點醒慌的吳月娘叫

了吳二舅與黃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宝，叫他兩個看

好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了肚裏疼，急撲進床

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

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

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

就知道決微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

老娘去。玉樓是終始諸人李嬌兒又使王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

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

人箱子開着，暗地拿了五錠元宝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

紙，見了王樓兒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王樓也

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椅子伺候。見月娘看上疼的緊了，不一時

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

第一回

七十九回

三

三

三

內總沒氣兒

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所以分明官哥爲子虛化身也

合家大小放声號

哭起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

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

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

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

一句冷字起如頭傷心煞人如

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造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

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昏醒過來看見箱子

大開着便罵玉蕭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乱

烘七人走就不說鎖七兒玉蕭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

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

金蓮說原來大姐上恁樣的死了真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

有去志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在屋裏去了當下吳二

舅責四往尙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榔衆小厮

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廝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

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所熱乱收灯捲壽蓋上紙

被設放香灯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

斷氣合家都不犯囚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

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

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

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壻陳敬濟斬衰

泣杖

亦非

灵前还礼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

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

玉樓終是

金蓮說

發各項人茶飯傳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與管厨吳大

舅與甘縣計陪待人客一樣諸人辦事只覺敘得冷淡之甚真是史筆蔡老娘來洗了三

月娘與了一套細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

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

生了一个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

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衆人埋乱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

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

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礼說道可傷做夢不知

哥沒了做夢反知瓶兒死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

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个娃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這等事也

罷也罷哥有了个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然則此時無客後東

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

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体还不十分

歷練一結窺盡敬濟底理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

兒有他娘在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女外边事怎

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个親娘舅比

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个都根生兒再有誰大比薛嫂說楊姑

此語半方知前文之妙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

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

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

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少却冷落之甚那日何

千戶來弔孝，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古道爲西門素日放帳，一映又伏下文春鴻也。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一封鴻雁故人書，令人眼淚盈眶也。又與了一

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

兩福迅速，一至于此。走進城，就聞

得路上人說：西門太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起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求老爺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掣出來就是了。曲盡人情，却是眼前恒事。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友裏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會。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直

苗員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

是個知恩的忖耐李三這廝短命兒姐夫沒了几日就這等壞心

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老作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

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著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

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察問自

恁要做分上這些事見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

此事老舅快休動意人情又如此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

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官

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刑

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七相護何況又同察之間你等怎抵關的

他過依我不如悄上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九州府幹了

事來了我听得說這宗錢糧他家二官是不做了把這州文難得學

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一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

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考祭與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

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也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

得又不失了人情有个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

慌速了些真个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

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王這吳大舅已聽見他

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

是收了銀子人情又如此一路寫來令人不禁淚落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擁

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

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

第一回書 七十九回

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还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

人情又如此

不在話下正是

金逢大煉方知色

人與財交便見心

死後若行朋友之義生前必去
少輩之苟

